

陈香梅全集（卷三）

陈纳德 著

陈香梅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1]	高山仰止寿胡佛
[4]	胡佛总统的葬礼
[7]	由美国所想到的
[10]	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
[15]	悼肯尼迪总统
[24]	肯尼迪总统
[27]	约翰逊总统和新闻记者
[30]	约翰逊总统动手术前后
[34]	尼克松大胜
[54]	尼克松的清单
[82]	福特总统
[88]	卡特总统与其弟比利
[91]	卡特乎？肯尼迪乎？
[93]	里根总统
[99]	感慨话美国六任总统
[105]	总统的假期
[107]	里根总统二三事
[110]	沧海桑田说布什
[112]	白宫主人剪影
[125]	尼克松夫人

- | | |
|-------|-------------------|
| [130] | 也谈南希·里根夫人 |
| [138] | 美国的第一夫人 |
| [143] | 副总统的悲剧 |
| [150] | 老兵不死 |
| [153] | 美国首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 |
| [156] | 介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米勒 |
| [159] | 汉弗莱参议员 |
| [161] | 高德华其人其事 |
| [166] | 高德华欠我一箱啤酒 |
| [172] | 米切尔夫妇 |
| [176] | 基辛格访华 |
| [181] | 佩罗特的挑战 |
| [185] | 吸毒的华府市长和米茨自杀 |
| [190] | 一字千金
——鲍威尔将军写书 |
| [193] | 同参议员太太们聊天 |
| [195] | 爱眉的礼物 |
| [197] | 露斯——白宫的新娘 |
| [200] | 今日华府的人物 |
| [204] | 我所认识的几个美国人 |
| [210] | 一个回国的兵士 |
| [213] | 美国飞虎队领袖陈纳德在华事迹 |
| [216] | 环球旅行报道 |
| [220] | 我看亚洲领袖 |
| [228] | 阮文绍、尼克松和罗斯福 |
| [236] | 十年阔别又见阮文绍 |

[246]	重 逢 阮 文 绍
[249]	英 雄 与 美 人 ——访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
[254]	马 科 斯 的 今 昔
[256]	马 科 斯 之 死 ——我和马科斯夫妇的一段交往
[260]	和 菲 律 宾 第 一 夫 人 倾 谈
[263]	沙 特 阿 拉 伯 的 华 府 大 使
[265]	和 尚 与 主 教
[270]	古 巴 封 锁 前 后
[273]	就 从 “ 俄 国 人 来 了 ” 谈 起
[276]	滚 滚 汉 江 水 ！ 问 谁 砥 柱 中 流 ？
[280]	危 疑 震 撼 的 印 尼 严 重 局 势
[285]	金 家 三 姊 妹
[287]	一 位 半 工 半 读 的 朋 友
[289]	修 女 德 瑞 莎
[292]	两 个 女 人

高山仰止寿胡佛

八月十日，前任美总统胡佛到他的故乡爱达荷州西湾城度他的八十有八寿辰，同时为胡佛图书馆行揭幕礼。那天到西湾城去助庆的朝野人士约有五万多人，连前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内。我蒙胡佛总统之邀，特自华盛顿飞到纽约与胡佛总统及其家人同乘专机到西湾城去度过两日终生难忘的意义重大的辰光。

美国巨人良师益友

现在美国一共有四位总统，除现任总统肯尼迪外，有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胡佛。前两位是民主党，后两位是共和党。四位总统我都有缘相识。但年高德重的胡佛是我最衷心敬重的美国巨人。数年来，他不但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是我的数项慈善工作的赞助人、支持人与领导者。每次到纽约总去华尔道夫旅店拜望他。他自二十年前胡佛夫人去世后即居住于华尔道夫旅店的特等公寓里，办公厅也设在该处，每天有八个秘书在那儿办公，一位女秘书米勒小姐追随胡佛已有二十五年，为人和蔼可亲，真可以说是有其主，有其从。

患难相顾春阳绚烂

最使我感激的事是陈将军逝世后数日，米勒小姐自纽约打长途电话给我，说是“首领”（我们都称胡佛“首领”，英文中的字眼 Chief 一向是追随人员对最高领袖敬爱的称呼。）要见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纽约一次。我翌日即乘机到纽约专程拜望“首领”。虽然如今回忆起来已是四年多以前的事，但其情景却恍如昨日。我当时刚刚失去恩爱，心绪异常凄怆。我到了华尔道夫旅店的三十一楼胡佛公寓时，他站在客厅的门口等我。他笑着说：“不要忘记坐在我的好耳朵旁边。”（胡佛听觉不太好，但又不爱戴助听器，所以总是要访问的人坐在他的右边。不过最近一年来，他已把助听器戴上了。）我们寒暄后，他即问我的今后计划，他甚至非常实际地问我是否需要找工作。我告诉他，我已在华盛顿的乔治亚城大学找到事。他说：“那很好，不过你知道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会为你想办法的。”我除了感谢他之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告别时他又吩咐我说：“你要随时让我知道你的生活状况。陈纳德将军是我的至友，也是真正的美国英雄典型，我知道你一定会和他一样有毅力与勇气的。”我走出华尔道夫旅店时，外面正下着微雨，但我的心中却充满了阳光与希望。这之后，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忘记向胡佛报告我的生活概况，而他每信必复，这真不是寻常人所能办到的。这也是他与其他领导者不同之处，与他共事共处或与他有交往的人对他真是敬爱备至！我在此处提到这事即欲表示胡佛的为人。

八八寿辰赶往参加

这次适值他八十八岁寿辰，我本拟于八月八日去台湾的，但他的朋友都对我说：“你若不参加这次盛典，他一定会失望的。”于是我临时决定变更行期，在同机赴他的故乡途中，他分别与我们个别谈话。五个小时没有休息。我说：“首领，你该休息一下吧？”他答说：“不，许多人难得有机会和我倾谈。”

下机时机场上万头攒动，乐队奏乐毕，大家高呼：“欢迎领袖回家！”

第二日是八月十日，一早我们就起来，大家都异常兴奋。九时半节目在胡佛图书馆旁的广场上开始。四周人山人海，大队当地警察全体出动来维持秩序。我们算是贵宾，有指定的座位。当胡佛、杜鲁门两人由胡佛图书馆主人陪伴入场时，大家都起立欢迎并高唱《生日快乐》之歌。歌唱完毕，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胡佛的老友拿手绢擦眼泪，他对我说：“我们美国今日真需要这种巨人！”

念念不忘世界和平

胡佛的演说词大家想都已在报章上读到。他批评联合国之失职，并主张有正义之和平。这使我想到了肯尼迪在不久以前也曾说过：“若能维护和平，我们需要准备随时应战。”胡佛今年已八十八岁，但其思想却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领袖的思想。他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救济工作是使受惠者至今刻骨铭心的。

愿胡佛老当益壮，寿比南山。

胡佛总统的葬礼

Reflections on attending the 90-year-old elder statesman's funeral in West Branch, Iowa ... In 1947, I first met Mr. Hoover when he came to Shanghai to study the work of UNRRA and I interviewed him for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After Gen. Chennault passed away he had shown me the consideration of an elderly uncle. In 1962, when I was engaged in refugee relief work, he gave me much encouragement. To have known this giant is something I shall always be proud of.

九十岁的胡佛总统今天真的回到自己的老家去了，他回到爱达荷州西湾城作永久的安息。送他老人家回故乡的人除了胡佛的两个儿子、儿媳妇和十几位小辈之外，还有他的老部属，当然十多万的民众沿途迎接他的灵柩不计算在内，我大概是惟一被邀参加葬礼的外人。

我的确是个外人，我可以说是与胡佛圈子里的人完全无关。首先，在时间上胡佛该是我的祖父辈，他在白宫当总统时我还是乳臭未除的小孩子，我们当中隔开了好几十个年头，隔开了罗斯福总统的年代、杜鲁门总统的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

的年代、肯尼迪总统的年代，直到约翰逊总统这一年代。可是我对胡佛并不陌生，就像他对中国人也不陌生一样。一九四七年初他到上海视察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情形时，我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访问过他。陈纳德将军去世后他总是以长辈对待晚辈那样关心我。一九六二年夏我做难民救济工作时，他也给予我不少鼓励，所以我说胡佛对我是风范兼师友，我能够和这位巨人做朋友，是我平生引以为快、引以为荣的一件事。

虽然如此，我仍不算是胡佛圈子里的人，他圈子里的人都是与他共过患难，享受过最高的荣华，在白宫里和他一同吃早餐，或是与胡佛夫人相熟的，因此老人如此爱护我，使我更为感激。

胡佛逝世的那一天，我正在别的地方旅行，在旅馆中接到电报，同时看到市面处处都下了半旗，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我再也不能到华尔道夫公寓去和他聊天了。

胡佛死后的哀荣大概听众们都在报章上读到了。可是一个圈子外的人能够分享圈子里的人对于胡佛总统的仰慕、追思、亲切倒是十分值得珍惜的。

在纽约，在华盛顿，官方民间都有机会向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致最后的敬礼。这之后，胡佛总统的葬礼则没有邀请外人参加。我们一行随着老人家的灵柩由三架美国空军飞机送到胡佛的故乡西湾城。在飞机上，胡佛的秘书米勒女士对我说：“我看见了您，我好过多了，您知道他老人家生前对您特别关怀。”我握着她的双手，说不出一句话。米勒女士追随胡佛二十八年，替一个人服务半生，一旦永别能够无泪吗？

看顾胡佛的梅生医生夫妇我有好几次在胡佛的办公厅见过他们。我记得去年夏天老人家患病时，我曾赶到纽约去看他，那时梅生医生只准客人停留两三分钟，那年夏天大家都以为没

有希望了，可是想不到他老人家倒度过了九十大寿。

说到做寿，我想起了前年胡佛总统过生日，我们大伙儿随着他到西湾城祝寿，好不高兴。那年爱达荷州人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业，特地为他建立了胡佛总统图书馆，由他亲自揭幕。如今我们旧地重临，却是向他致最后的敬意。参加葬礼的人虽只数十人，可是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礼的却有四万多人。谁说这不是生荣死哀？

安息吧，我最仰慕的朋友。我这个陌生人因为认识了你而对美国不再陌生，对于正义与自由不再陌生。

由美国所想到的

The American Public

The East and the West

I Remember President Kennedy

A Visit to Arlington Cemetery

Our New President and Mrs . Johnson

美国和远东分别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可是这个近乎万里的长距离已因新式交通工具而缩短。乘坐喷气机自旧金山或洛杉矶到东京只不过十二三小时，若走西北航线，绕道阿拉斯加，那么时间还可节省。这在二三十年前是许多人都意想不到的。因为距离缩短，因为交通方便，东西两半球的交往加深，而住在美国的人对于远东的人与事也开始关注，尤其是近年来许多美国游客到亚洲旅行，他们去日本，去台湾，去香港，去印度，去泰国，去马来西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因为时间与空间的支配而递减，亚洲的神秘色彩已因新闻报道、交通频繁而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知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工具，东西双方的合作也要依赖两地人民对双方的认识与了解。

在我所接触的美国友人中，他们的成分是多方面的，我到大都市去演讲，也到小市镇聊天，听众中包括商家、军人、教育界、政治界的大小人物，还有许多家庭妇女、大中学学生。

最使我难忘的人物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达拉斯被害身亡的肯尼迪总统。他的任期未滿，他的壮志未酬即以身殉职。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昨天到阿灵顿美国军人墓园去，一则是送花到我的先生陈纳德将军的墓上。陈纳德将军在一九五八年患癌去世，葬在一个小丘上，旁边是麦克阿瑟将军父亲之墓，也是一个将军。我顺道到肯尼迪总统的墓上致敬。他葬在李将军大厦前面，居高临下，雄冠四方。

我站在他的墓前，很多感触，很多回忆。感触的是：功名富贵皆尘土，一国的元首身后也只是一黄土，当然我们也知道名垂后世对于当政者是如何的重要，在这一方面肯尼迪是做到了。在他短短的四十六年里，他的生命真可以说是充满了光彩。

他的口才尤其是大家所佩服的。他的演讲每一篇都充满了锦绣佳句，他是那么地自信，那么地坚强，像是取之不尽的泉源，惠及大众。与他谈话无法不受到他那朝气的精神所感染，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不但应有毅力与远见，而且要得到人心，就如中国话所说“众望所归”，在这一方面肯尼迪也完满地做到了。

我保留着他送给我的一张照片，一支原子笔，这两样东西都有他的签名，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和这位已故的美国领袖相识。

约翰逊总统夫妇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他是德克萨斯州人，和我的丈夫是同乡。约翰逊总统高大的个子，看上去不到

五十五岁，他有近三十年的政治经验，在副总统任内又多次到国外去访问、视察，所以大家对于新任的总统都表示有信心。约翰逊夫人对于任何人都是和气而亲切。记得有一次我和她一同参加一个宴会，我们站在一起和来宾握手，站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都有点不耐烦了，她反而毫无倦容，真是可敬可佩。

以上所讲的是美国的大人物，那么美国的老百姓又是怎么个样子呢？美国的老百姓和其他各国的老百姓也相差无几，不过他们的生活比其他各国的人都过得好些就是。我想要生活水准提高这和教育有很大的关联。假如人民的知识水准高，国家定安，那么生产率也会随之增加，这样自然而然人民会过上较好的日子。

不久以前我到美国的国防大学演讲，我讲的题目是《冷战与东方思想》，我先讲冷战的前因后果，然后再讲东方人因为历代受到外族的侵略，有了一种排外心理，西方人若要了解东方思想的形成，就应当先研究他们的历史背景，因为冷战也是心理战。当时许多曾到过亚洲的军官都对这问题大感兴趣。

话说回来，有时我们东方人对于西方人的心理也很模糊，尤其是美国，这个不到两百年历史的国家，它能在短促的两个世纪之内跃起大有原因，而最大的因素是这个民族有苦干和冒险的精神，当然年轻的国家也有它的弱点。我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机会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我的结论是这些热情而又天真的美国人是很可爱、很可以做朋友的。

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

肯尼迪胜利了。他和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逊将于明年一月就任下届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次美国总统的竞选，民主与共和两党之争，空前激烈，而肯尼迪与尼克松两人所得的选票，可说是非常接近的。直到今晨零时为止，两人的胜利性都非常大，到后来，肯尼迪把握了几个大州（如加利福尼亚——尼克松的老家、纽约、德克萨斯、伊利诺伊等）的选票，而尼克松则于小州之中占上风，大州的票数多，小州的票数少，所以一般说来，尼克松虽然在美国的五十个州中争取了近乎三十个州（一向倾向民主党的南方诸州，有好几个州都选了尼克松），但大势已去，今晨七时，拥护尼克松的共和党人士，连我自己在内，不能不承认我们这次是失败了。

这次美国总统竞选人都年轻，肯尼迪只有四十三岁，而他的太太杰奎琳刚三十出头；尼克松也不过四十八岁，与他的太太贝特同年。副总统候选人年纪较大，约翰逊和洛奇都是五十四。肯尼迪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也是美国绝无仅有的第一个美国天主教徒被选为总统。肯尼迪之前，有史密斯竞选总统，但因为天主教徒而落选。

美国总统竞选，报章已有详细报道，我在这儿只想写一点

个人的经验和事前事后的感想。

在美国两党的“新贵”（我说是新贵，因为现在两党中都有年轻人得势的趋向）与显要中我都有颇熟稔的朋友。我之所以支持与拥护尼克松，因为我觉得他的经验比肯尼迪丰富，他的立场比肯尼迪正确。

首先让我们先研究一下肯尼迪得胜的原因，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一般的结论。

第一，我们不能否认，肯尼迪的确有一股干劲，而凭着他这股干劲，他拼命攻击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政府的种种不是，并对选民声明若他被选一定要把所有的不是更正。有史以来，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在野党批评在朝党的错误总是得到大众的支持的，这是一种苛求的心理，也是无法避免的，在这一点上肯尼迪已占了上风。

第二，一般说来，美国人还不曾认清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潜在势力在美国一直加强活动。尼克松反共的立场如此坚强，是左派和那些自命为急进派的人士所惧怕的；肯尼迪的左右人物如史蒂文森、鲍尔兹等都是主张承认中共，向共产党妥协的人物。所以肯尼迪不但得到了大批粉红色人物的支持，而且得到美国工会势力的拥护。肯尼迪上台后对这批人物当然要兑现他们对他们的诺言，所以有许多比较右派的人士非常担心美国会不会趋向社会主义，这是后话，我不便在此作批评。

第三，肯尼迪给选民一大批诺言，如增加工资、老年人寿保险、改进农民生活、保持和平等等（肯尼迪的老母甚至对新闻记者说假如她的儿子入了白宫，美国将不会有战争）。肯尼迪借用了罗斯福的方法，他说他的政策是为小市民的（the small people）。谁不想过更好的生活？谁不想拿更多的薪水？谁不想每天工作五六小时？谁不怕战争？有几个

满意现实？肯尼迪针对一般小市民的弱点，替他们描绘了美丽的远景，名之曰“大迈进”（Big Step Forward）。如是大多数工人、无产阶级、左倾分子都大呼“我们要肯尼迪”（We want Kennedy）了。

而奇怪的是肯尼迪却是一个富家子弟，老肯尼迪是曾任美国驻英大使的工业家，以卖酒与炒地皮起家。说到肯尼迪的豪富，使我想到了一个笑话。当肯尼迪与尼克松在电视节目中为马祖、金门的防卫而大起舌战时，美国有名的经济报《华尔街新闻》（Wall Street Journal）登了一段笑话，内容说：“老肯尼迪对于金门、马祖的辩论感到心焦，认为对自己的儿子不利，所以他用钱把金门与马祖买下来了。”这是一个小讽刺。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尼克松失败的原因：

第一，尼克松失败的原因在于太护卫艾克政府。许多人觉得，假如尼克松能够在开始竞选时即与艾克政府分家而独当一面，那么他得胜的机会是较大的。到后来虽然艾克全力支持他，并到处旅行为尼克松打气，可是大局已定，无法挽回颓势了。

第二，尼克松的反共立场非常坚定，这是一个致命伤。因为民主党藉此宣传说尼克松若当选，美国将不免一战，而美国对战争是谈虎色变的。他们只要和平，不要战争。尼克松虽也吹嘘和平，但他说他要有力量的和平（peace with strength），他对赫鲁晓夫也不客气，不像民主党的史蒂文森主张向苏联道歉。于是大家都怕尼克松对苏联太坚强了会引起战争。殊不知苏联人所怕的不是和平与妥协，而是“势力”。

第三，美国人是喜欢新花样的，共和党当政八年，他们想改变一下了。罗斯福之所以连任三次，全是因为美国在战争时期，不然他是不会这样幸运的。

这几年来，自从杜卿去世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确有商讨的必要。在古巴，在中南美，在近东与远东都是每况愈下，这是共和党应当引以为戒的。其次是美国的经济不景气也为尼克松落选的原因之一，因为民主党答应人民若他们得势，一切将会改善。明智的人不会相信，但如今他们既已得势，我们只好如此希望了。

从昨天晚上七时开始，我们就看电视，等候结果。但结果到今晨七时才算有了眉目，可见这次选举的热烈与严重。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说是非常实在的情形。两党都为了竞选而募捐，一百元一份的晚餐，五十元的中餐，二十五元的茶券，花样层出不穷。而竞选人所旅行的里数，所发表的演讲也是空前的。大家都说，假使肯尼迪与尼克松的年纪较大，那么他们的体力是难以支持的。有许多时候，他们根本没有睡觉的时间。现在大局已定，胜者与败者都说：“我要睡觉。”

不久以后，在美国又是一个新朝代了。我们只好预祝他们成功。借用今日美国人的一句流行话：“在我们前边的是一条艰巨的路。”（A long hard road ahead of us .）

一九六 年十一月九日

后 记

写此稿时肯尼迪刚刚获选为美国总统，如今肯尼迪去世了。但我对他还是记忆犹新。肯尼迪去世前数日，美国的《生活》杂志刊载了几张肯尼迪的生活照片，其中有一张使我印象很深刻。那是一张父与子的照片：肯尼迪坐在办公桌边聚精会神地批阅公文，他两岁大的儿子小约翰蹲在爸爸办公桌的底下，半个头伸了出来，那种